

以「雜學」世其家—— 晚唐段氏家族的小說撰作*

康韻梅**

〔摘要〕

段成式撰作《酉陽雜俎》，以及其子段安節撰作《樂府雜錄》和其姪段公路撰作《北戶錄》，共同形成了晚唐段氏家族的小說撰作群體。段氏三人的小說撰作雖各有偏重，但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博雜的特色，形成了「雜學」的風格。而此「雜學」風格的形成，與段氏家族豐富的藏書和三人廣博的閱讀、耽溺知識的態度、遊歷的經驗息息相關。段氏三人著作在音樂、動植物、食物、佛教信仰、異域等題材上的承襲呼應，實為此「雜學」風格的表徵。此外，廣博且信實的敘述特質，以及在博物記述中流露的存史書寫目的，亦共同形塑段氏撰作的風格，呈現出晚唐小說集務求廣博信實且分類敘述的知識化傾向，以及在客觀記述奇物異事後所蘊藏著對應唐代時事之書寫用心，也傳達出唐代小說發展原因的多元現象。

關鍵詞：《酉陽雜俎》、《樂府雜錄》、《北戶錄》、段氏家族、雜學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曾宣讀於第 15 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復修訂發表。特此感謝會議講評人王三慶先生和兩位匿名審查人賜予寶貴意見，以淬礪全文更加精進。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很多創作的家族群體，尤其六朝時期最為繁盛，如曹氏父子、蕭氏父子、陸氏兄弟等不勝枚舉，到了唐代依然出現了許多文學家族，胡應麟（1551-1602）於《詩藪》外編卷3云：「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眾，……至祖孫相望，則襄陽之杜，亦今古所無也。」¹大致指陳出此一家族撰作現象，但胡應麟觀察的是「詩賦」，並將出現父子、兄弟，甚至祖孫共同創作詩賦的現象歸因於科舉。而與詩歌同為唐代文學代表的小說，也出現了創作的家族，首先眾所矚目的就是張氏家族，即撰作〈遊仙窟〉、《朝野僉載》的張鷟（658-730），其孫張薦（744-804）撰有《靈怪集》，而《宣室志》的作者張讀（833-889）則是張薦之孫，張氏五代三人幾乎貫穿有唐一朝；又撰有《玄怪錄》的牛僧孺（780-849），其女嫁張薦之子張希復（？-？），成為張氏的姻親，也可歸於張氏小說家族群體之一員。另外，晚唐段氏家族也出現了撰作小說的群體，段成式（803？-863）撰作《酉陽雜俎》，其子段安節（？-？）則撰有《樂府雜錄》，其姪段公路（？-？）則撰有《北戶錄》，無獨有偶地，作為段氏家族姻親的溫庭筠（812？-866），也有《乾驥子》小說集的撰作。而根據現存的一些文獻資料，張、段兩個小說家族，彼此之間還有交涉，共同形成了唐代小說的家族群體撰作關係圖像。此一圖像的內蘊，實值得深入研究。本篇論文即嘗試針對段氏家族小說的撰作作一探究，以抉發其在小說撰作上所展現的共同風格和特色。

段成式撰作《酉陽雜俎》，以及其子段安節撰作《樂府雜錄》和其姪段公路撰作《北戶錄》，²共同形成了段氏家族的小說撰作群體。³根據《新唐書》卷89

¹〔明〕胡應麟：〈唐上〉，《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外編卷3，頁167。

²「北戶」一詞出於《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注曰：「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見〔清〕王闓運集解：〈釋地第九〉，《爾雅集解》（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頁201；邢昺疏曰：「北戶者，即日南郡是也。」〔宋〕邢昺疏：《爾雅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7，頁6；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日南郡》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8下，頁419。由「北戶」之命名，可知段公路所記為嶺南一帶的風物為主。

³《樂府雜錄》在歷代的著錄中，皆不列在子部小說類，如《新唐書》、《四庫全書》列為子部藝術類。然胡應麟言：「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

〈段志玄傳附文昌傳〉所述：「（成式）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⁴《新唐書》卷 57〈藝文志一〉著錄：「段安節《樂府雜錄》一卷，文昌孫。」⁵可以明確知道段安節是段文昌（773-835）之孫，段成式之子，擅長音樂因而撰作《樂府雜錄》。至於段公路，根據陸希聲（？-895）《北戶錄·序》：「東牟段君公路，鄒平公之孫也。……予嘗觀圖於書府，君狀貌一似鄒平公，而又能以文學世其家，於乎，鄒平公為有後矣！」⁶所述，以及《新唐書》卷 58〈藝文志二〉著錄「段公路《北戶雜錄》三卷，文昌孫。」⁷都顯示段公路是段文昌的孫子。清代陸心源（1838-1894）在其〈重刻北戶錄敘〉中則敘述：「公路仕歷，不見史傳，《藝文志》以為文昌孫，文昌臨淄人，相唐穆宗。子成式，著《西陽雜俎》。孫安節，善樂律，見《唐書》本傳。公路為成式之子，安節之弟，宜乎文采之可觀耳。〈宰相世系表〉有成式而無安節，故公路亦無名，當據傳志補其缺。」⁸判斷段公路是段成式之子、段安節之弟。方南生（1928-2019）則從《西陽雜俎》中段成式多次提及從伯父、從兄弟，認為段文昌另有一子，段成式有一弟，段公路可能是段成式的姪子。⁹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方南生在其所著的〈段成式年譜〉中指出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段成式五十七歲時閒居襄陽，根據《太平寰宇記》卷 145 襄州宜城縣下記云：「木香村，段成式別業於此村，生異

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卷 41，頁 425。祁承燦曰：「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槩以言樂，非淺儒之所能識也。」〔明〕祁承燦：《藏書訓略》，《澹生堂藏書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24。據二家之言，《樂府雜錄》自可視為小說之作。又在此先不納入溫庭筠的《乾驥子》的討論，因段成式和溫庭筠、李商隱（813-858）同為晚唐「三十六體」的核心人物，其中段、溫二人在撰作上多所互動，且情誼深厚，段安節娶溫庭筠之女，應建構在兩人的友誼之上。

⁴〔宋〕歐陽修、宋祁等著：《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6 年），卷 89，頁 3764。

⁵同前註，卷 57，頁 1436。

⁶〔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

⁷〔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 57，頁 1507。

⁸〔清〕陸心源：〈重刻北戶錄敘〉，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 1。

⁹方南生：〈段成式年譜〉，收入〔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西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 年），頁 347-348。

竹，式圖送徐商，商為後謝。」¹⁰認為段成式似退隱於宜城木香村。¹¹然此則敘述更具意義的是在《北戶錄》卷2〈斑皮竹筍〉言：「公路襄州宜城縣木香村有莊，咸通初忽生異竹，作深樞黃色，每節及枝上並抹綠，解鐙其筍甚美。」¹²懿宗實於宣宗大中十三年即位，顯示這兩則敘事所指為同一件事，這是目前可從文獻中確知段成式和段公路同一居處的資料，段成式和段公路為一家人的關係，也可由此被確認。¹³加上現有的文獻資料明載段公路是段文昌之孫，他的撰述確實是構成了段氏文學世家的一環。

由段成式、段安節和段公路段氏兩代人所組構的文學家族在小說撰作上的關連和特色，都是值得深究的議題。目前學界對於段氏家族的研究，最完備的就是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該書分別從歷史和文學的面向，探究段氏家族的文化特色，其中特闢一章，來討論段氏家族的家學門風，指出段氏家族以科舉學問之外的「雜學」著稱，具有著作體裁皆屬筆記小說、著作內容側重在搜異傳奇、有明確的興微繼絕意識等特點，同時她還進一步歸納出「幼有才氣，學識過人」、「家傳藏書，多見秘籍」、「家族遷徙，文化兼容」三點原因，來解釋段氏家族之所以能形成以「雜記」著稱的雜學家風尚，以及此一家學風尚的傳承，主要表現在重視風土民俗、採錄記載音樂、關注動物植物和以味設喻的美學思維上。許氏的研究，大抵已經勾勒出段氏家族在文學表現上共同特色和形成原因，確實地呈現出了「段氏家學」及其承傳，本篇則在其研究基礎上，聚焦在段成式、段安節和段公路三人的小說著作，具體而深入地耙梳段氏家族小說撰作特色及其關連性。

¹⁰〔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第2冊（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卷145，頁301。

¹¹方南生：〈段成式年譜〉，收入〔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頁342。

¹²〔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卷2，頁34。其中「襄州」原作「裴州」，實形誤。以下引述《北戶錄》文本，皆據同一版本，不另贅註。

¹³余欣、鍾無未認為「萌生異竹之事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都可相合契。加之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屢次提及家弟，則段成式與段公路有父黨之誼似亦不誣。」見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總118期（2015年2月），頁325。

二、「雜學」的家族撰作特色：從內容到形式

許智銀敏銳地觀察到「三人皆以『雜』字名其書，顯示了段氏家族家學以『雜學』著稱的鮮明特色」¹⁴段氏三人著述的命名皆有一「雜」字，彰顯出他們對自我著作的界定，同時也形成段氏小說著述的一致性特色，陸希聲所說「以文學世其家」，而此「文學」應可界定在雜學的著述上，或許可以稱段氏以「雜學」為其文學家風。雖然統以「雜」來界定三人的著作，還是必須細加衡量其間的區別，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內容博雜，包羅萬象，同時具類書性質，在每一類中都匯聚陳列了相關的見聞、知識，既有「博物」類書的前承，復開啟了「雜俎」一體。¹⁵若以《酉陽雜俎》作參照，段安節和段公路的撰作則相形在內容上比較限定在某些類別，段安節《樂府雜錄》是音樂的專書，屬於《酉陽雜俎》中「樂」之一類，¹⁶但該書在「樂」中細分了「雅樂」、「俗樂」、「樂器」、「樂曲」、「樂調」五部分類別，¹⁷《中興館閣書目輯考》言：「《樂府雜錄》一卷，雜記雅樂、雜樂、朝樂之制。」¹⁸全書可以說是關於音樂的「雜記」，這也是段安節以「雜錄」名書的緣由。至於段公路的《北戶錄》，《新唐書》著錄為《北戶雜錄》，有一「雜」字，此外，《崇文總目》卷 18 地理類、《遂初堂書目》地理類、《通志》卷 66 藝文略第四、《玉海》卷 15 地理等著錄，皆為《北戶雜錄》。¹⁹可見宋代多稱之

¹⁴ 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59。

¹⁵ 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成大中文學報》第 66 期（2019 年 9 月），頁 117-148。

¹⁶ 《宋史》還著錄段安節撰作《琵琶錄》。見〔元〕脫脫撰：〈藝文志一〉，《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卷 202，頁 5053。

¹⁷ 元娟莉認為《樂府雜錄》記載唐樂部部分，自〈雅樂部〉至〈熊羆部〉所述皆與太常寺所掌之宮廷雅樂有關，屬於雅樂內容，〈鼓架部〉至〈俳優〉則為教坊、梨園所掌俗樂為主，屬俗樂範疇。見元娟莉：〈前言〉，收入〔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

¹⁸ 〔宋〕陳騏等撰，趙士煒輯考：《中興館閣書目輯考》，收入許逸民、常振國編：《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 1 輯（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 年），頁 371。

¹⁹ 〔宋〕王堯臣等編次，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8，頁 91；〔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5；〔宋〕鄭樵：《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66，頁 617；〔宋〕王應麟編撰：《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卷 15，頁 293。

為《北戶雜錄》。《文獻通考·經籍考 32》亦著錄為「《北戶雜記》」²⁰《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此「雜」為衍字，²¹陸心源將之視為古籍書名參差的現象，²²許智銀則根據《西陽雜俎》和《樂府雜錄》的命名習慣，認為可能是傳寫中脫一「雜」字。²³此「雜」字的出現，則烘托出該書博雜之性質。根據陸希聲的序言所述：「間者以事南遊五嶺間，嘗采其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有異於中夏者，錄而志之。至於草木果蔬、蟲魚羽毛之類，有瑰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載。」²⁴全書是關於嶺南一地的「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草木果蔬」、「蟲魚羽毛」的記載，可謂內容博雜，但就今存的《北戶錄》所記內容而觀，較偏重在嶺南動植物，以及與動植物相關的器物、食物、風俗的記錄，²⁵同樣以《西陽雜俎》來參照，可謂是「境異」、「樂」、「酒食」、「廣動植」、「支動」、「支植」等類別的組合。所以段成式的《西陽雜俎》可說是一內容題材牽涉更大範疇的雜錄，段安節則是限定在音樂範疇的雜錄，至於段公路便是關於嶺南風物產的雜錄，共同表現出博采廣覽的「雜」之特色，而此博雜也導致了三本著作在學術著錄上界定的困難，尤以《西陽雜俎》為甚。²⁶

通常論及雜錄、雜記的形式，往往因為率爾而書，而形成形式上的蕪散，雖然段安節也曾被評為「率所見筆於書」，²⁷但段氏三家的著作，如前所述，基本上皆為分類敘述，並非輕率而書，三書命名所彰顯的「雜」在形式上的體現，主要是基於內容上的廣博所導致。以三者中內容最豐富的《西陽雜俎》而言，因廣收博取，兼具傳奇、志怪、志人、雜事等小說次文類的不同敘述特質，²⁸這些小說次

²⁰〔元〕馬端臨：《新校本文獻通考·經籍考 32》（臺北：新文豐，1986 年），卷 205，頁 782。

²¹〔清〕永瑤、紀昀等：《地理類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 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70，頁 515。

²²〔清〕陸心源：《重刻北戶錄敘》，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 1。

²³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 123。

²⁴〔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 1。

²⁵陳尚君指出《北戶錄》「今本僅存『草木、果蔬、蟲魚、羽毛之類』，已非全編」。見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貞石詮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38。

²⁶康韻梅：《〈西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17-148。

²⁷〔宋〕王應麟：《音義·樂器》：「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有編鐘十二之數，其書舛駁，當僖昭之際，樂缺，安節但率所見筆於書。」《玉海》，卷 110，頁 2033。

²⁸康韻梅：《〈西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43-145。

文類的兼容，導致全書形式上並列了不見因果事件的記物之概述短製，和情節婉轉的故事長篇，極端之例如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草篇〉中所述「五德芝 如車馬。」²⁹便可成為一則敘事，而前集卷 9〈盜俠〉中韋生一則敘事則長達近千言，如此在形製上的雜多不一，即是一種「雜」的體現，而一書中記物短製／述事長篇交雜的現象，亦見於《樂府雜錄》和《北戶錄》中。然物／事交雜的敘述，不僅體現於一書，甚至於一則敘事之中亦可得見，如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草篇〉記述牡丹一則：

牡丹 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入座。唯賣紫鑽、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公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

²⁹〔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廣動植之四·草篇〉，《西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前集卷 19，頁 1369。以下引述《西陽雜俎》文本，皆據同一版本，不另贅註。

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

因牡丹前史無記，段成式翻檢隋朝《種植法》也未見其蹤，所以段成式記述長安各色牡丹之所自，以及文士牡丹會和賞花詩作，致使物之敘事，充滿了人文的色彩；而其中還敘述了韓愈（768-824）遠房子姪使牡丹花開眾色，且在花上展現韓愈貶官潮州時所做詩句的神奇異事。如此物／事交雜的敘述，實基於「廣博」之訴求。即有關某種物類的所有知識、軼事，皆極盡所能的將之納聚。在《樂府雜錄》和《北戶錄》都可以見到類似的敘述特色。如《樂府雜錄》中有關「歌」的敘述，最為典型：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自有詩云：「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眾喧嘩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月夜憑闌於小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某

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郎，曾為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幻寄、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鄧牽復。³⁰

在關於「歌」的記述中，段安節不僅定義了「歌」的意涵和性質，更舉出前代和唐代善歌者，而在其中還敘述了兩個有關歌者的著名故事。³¹《北戶錄》主要記載嶺南的動植物，一般的敘述都較為簡短，但亦見物／事交雜的敘事。如卷 1〈紅虵〉：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群小兒簇二巨虵，各長丈餘，一如孔雀尾，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虵，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竅內，竟不復出。故知虵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虵，《南越志》云：「無毒，夷人餌之。」《兼名苑》云：「兩頭虵，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論衡》引楚相孫叔敖夭祐者何也？《會最》又云：「渾夕之山，蠶水出焉，有虵一首兩身，名曰肥蠶，見則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螭，一頭兩身，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長八尺虵也。」愚又憶近事，韋中令臯鎮西蜀時，有黃柑一樹方熟，忽數夕，眾實皆落，唯樹杪一蒂獨存，其大如碗，枝葉滋茂，異於常者，園吏具白韋令，韋令親視之，曰：「此奇果也，非

³⁰〔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歌〉，《樂府雜錄校注》，頁 48-56。以下引述《樂府雜錄》文本，皆據同一版本，不另贅註。

³¹《碧雞漫志》卷 4 引《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座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見〔宋〕王灼撰，羅濟平校點：《碧雞漫志》（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卷 4，頁 29。若加上此一故事，就是三個有關歌者的故事。

臣下宜食。」議欲表進，令去蒂尺餘折之，其實從蒂自落。有善醫者咎殷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蒂脫者，乃實之病也，請針驗之。」韋令再三方許，咎殷引針就蒂刺之，其實應手而轉，殷則連下一刺，血濺盈袖，韋令大驚，因命破之，乃兩頭蛇也。《異苑》又云：「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為新塗令，喪官，月旦祭柑，化而為鵝。」又何怪也。

《北戶錄》非常喜歡引經據典，記物中引述的故事，多依據前代典籍，不似《西陽雜俎》和《樂府雜錄》多言當代奇聞軼事，但在此則中，引述有關韋臯鎮西蜀的「近事」，也許跟其祖父段文昌亦曾鎮西蜀有關。

有關「雜」的敘事形式，還可以從《西陽雜俎》的「雜俎」一詞來思考，段成式於序中，以味為喻，將所錄涉及「怪、戲」的內容比喻為「炙鴉羞鰲」，故以「雜俎」來具象化陳述之況，即「如菜餚雜陳於俎」，³²全書可謂段成式「雜錄其記憶所及而俎陳之」，³³《西陽雜俎》前、續集皆採分類敘述的方式，前集分有30類，續集分為5類，而在某些類別中又細分出一些小類，事實上分類雜陳羅列正是《西陽雜俎》的敘述特色，甚至形成一分類層次分明陳列的「獮祭」形式，尤以在「廣動植」的相關卷數敘述中，最為鮮明。³⁴而在《樂府雜錄》和《北戶錄》也有同樣的敘述特色。《樂府雜錄》雖然沒有標舉分類，實質上確實是分為「雅樂」、「俗樂」、「樂器」、「樂曲」、「樂調」等部份來敘述，同時又羅列不同的類別內容。至於《北戶錄》根據今所見三卷本，也是雖不明示分類卻仍是採取分類敘述的形式，分為動、植物先後敘述，並於其中再細分類別羅列，如動物類別，就含括了鳥、獸、蛇、甲殼、昆蟲、魚等細類。完全是《西陽雜俎》廣動植敘述的翻版。而「連類引證」³⁵的敘述，也如同《西陽雜俎》般，形成獮祭的羅列方式，如在卷2中〈鵝毛筆〉中列述出可以製作筆的各種毛鬚，同卷中〈鵝卵卜〉中列述出各地不同的占卜形式。《樂府雜錄》和《北戶錄》分類羅列雜陳的敘述形式，實輝映了《西陽雜俎》的「雜俎」的敘述特色。

³² 楊琳：〈從五雜俎詩到雜俎文——談雜俎體詩文的發展過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4期，頁93。

³³ 卞孝萱主編：《唐代文學百科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3年），頁1028。

³⁴ 康韻梅：〈《西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139。

³⁵ 〔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1。

段氏三人的小說撰作雖各有偏重，但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博雜的特色，以「雜學」稱之，可謂允當。

三、「雜學」風格的形塑

段成式、段安節和段公路在小說撰作上所共同展現的博雜特色，形成的原因大致可以從段氏豐富的藏書和廣博的閱讀、耽溺知識的態度、遊歷的經驗三方面來設想。

（一）豐富的藏書和廣博的閱讀

段氏為隆盛的官宦家族，在文化上必然厚積涵養。《舊唐書》卷 168〈錢徽傳〉特別述及段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並收受楊渾之（?-869）所獻家藏書、畫之事，³⁶可見段氏家族藏書情況之一斑。在《舊唐書》卷 167〈段成式傳〉中敘及段成式時記載：「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西陽雜俎》傳於時。」³⁷說明了段成式重要的閱讀資源是來自於官收和家藏的圖書，《西陽雜俎》的撰作必與段成式如此廣閱精研朝廷和家庭所藏豐富的典籍密切相關。事實上在《西陽雜俎》的文本中，段成式也常自述其廣覽群書的情形，例如在前集卷 17〈廣動植之二·蟲篇〉記述「蠅」時言「蠅 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段成式自稱一己「蠹書」，顯示他酷愛讀書，而「日讀百家五卷」則意味著他每日皆有讀書習慣，且領域廣泛，日有進程。³⁸當然能夠如此閱讀，必然有豐富的藏書可以憑依。

³⁶〔後晉〕劉昫等撰：〈錢徽傳〉：「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後晉〕劉昫等撰：〈錢徽傳〉，《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卷 168，頁 4383。

³⁷〔後晉〕劉昫等撰：〈段文昌傳〉，《舊唐書》，卷 167，頁 4369。

³⁸《太平廣記》卷 197 引《南楚新聞》云：「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卷 197，頁 1480。

在《酉陽雜俎》中遍見引書的情況，幾乎可以以讀書札記視之。續集卷4〈貶誤〉篇中還可見段成式屢屢以「予讀」的形式，帶出一己所閱讀的典籍。而《舊唐書》所謂「尤深於佛書」，在《酉陽雜俎》中實有體現，不僅在前集〈貝編〉、續集〈金剛經鳩異〉、〈寺塔記〉諸篇與佛教相關的題材類別中可以為證，在其他類別也都展現了段成式對佛經的熟悉，如續集卷4〈貶誤〉中，因知道《舊雜譬喻經》記載有梵志作術，而推論吳均見此經文而寫就《續齊諧記》許彥遇書生的故事。段成式在敘述《酉陽雜俎》時，往往引述出自某某典籍，顯示他閱讀的廣泛。事實上，段成式以「酉陽」題名其作，就是著眼於撰作中大量的典籍陳列引述來自我界定。³⁹而憑藉豐富藏書，進而閱讀、撰作引述，因之而保存了一些逸典，《四庫全書》特別對全書保存逸典而加以肯定：「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笈，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⁴⁰指陳出其雖內容詭怪無稽，但卻見有「遺文秘笈」，所以即使得到「浮誇」之議，仍廣被徵引，從唐代以來被視為小說之「翹楚」而流傳後世。

無獨有偶的，《北戶錄》也有同樣的特點，在記述嶺南各項動植物產時，廣引典籍。清人陸心源在重刻此書的序中言：「唐人著述，傳世不多，可藉以見古書崖略者，《書鈔》、《類聚》、《初學記》而外，此其一也。」⁴¹特別將之與《書鈔》、《類聚》、《初學記》並比，就今所見《北戶錄》的篇幅不巨，卻能與內容可觀的《書鈔》、《類聚》、《初學記》在引述古書上同列，更彰顯出全書引用典籍的豐富，《四庫全書總目》對於《北戶錄》有如下之評論：

是書當在廣州時作，載嶺南風土，頗為賅備，而於物產為尤詳，其徵引亦極博洽，如《淮南萬畢術》、《廣志》、《南越志》、《南裔異物會要》、《荔枝圖說》、陳藏器《本草》、《唐韻》、郭緣生《述征記》、《臨海異物志》、陶朱公《養魚經》、《名苑》、《毛詩義》、《船神記》、《字

³⁹ 許智銀指出《酉陽雜俎》的命名暗示了段成式家藏書豐富的訊息，以家藏秘籍與酉陽逸典相比。見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169。

⁴⁰ [清]永瑤、紀昀等：〈小說家類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3冊，卷142，頁1014。

⁴¹ [清]陸心源：〈重刻北戶錄敘〉，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1。

林》、《廣州記》、《扶南傳》諸書，今皆散佚，藉此略見一、二。即所引張華《博物志》，多今本所無，亦藉此以考證真偽。⁴²

「徵引博洽」正是指出《北戶錄》引用古書的廣博，而此廣徵博引群書的現象，必然指向了段氏家族的藏書背景，而《舊唐書》言段成式閒居襄陽，家多書史，而今存文獻亦證段公路亦曾寓居襄州，必也得段氏藏書的滋養，進而披覽閱讀、撰作引述。⁴³在《北戶錄》中往往出現以「按」帶出典籍的敘事，可說是段公路的閱讀所得。陸希聲在《北戶錄·序》云：

自未能把筆，愛以指畫地如文字。及六七歲受學，果能強力不罷。其學尤長仄僻，人所不能知者，薈乎羣籍之中，佻佻然有餘力。⁴⁴

可知段公路從小就展現了對知識的喜好，勤勉於學，特別擅長「仄僻」的知識，所以他人所不知道的，他可以輕易地在群籍中擷取，彰顯出他好學且博覽群籍的事實。

無論是段成式或段公路在其小說著述中，如此廣博地引述典籍，都被《四庫全書》認定兩書都具有保持逸典的價值。此外，大量而廣博地引述典籍，不僅具有記載風土和保存文獻的價值，同時也顯示引書之博雜，可見「雜」不僅是文體形製而且是內容，甚至是書寫內容來源的博雜。

至於段安節撰作《樂府雜錄》，自述是得自耳目所接的聞見：「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麗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⁴⁵顯示其所述多來自於閱讀和聽聞。在〈羯鼓〉一則中，敘述花奴擊鼓之事，特別提到南卓（？-？）《羯鼓錄》具述其事，也傳達出段安節閱讀與音樂相關典籍的訊息。

⁴²〔清〕永瑤、紀昀等：〈地理類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卷70，頁515。

⁴³余欣、鍾無未指出段氏書藏或許即是其親族舉家習業的共同基底，尤其古代家室私有的書目是士人自幼受學最為精熟的部分。族內有何舊籍、長輩素喜何類書目，往往對於子孫羣小頗有影響，進而可能形成共有的知識背景。見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326。

⁴⁴〔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1。

⁴⁵〔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頁1。

（二）知識的癖好

段氏家族的撰作之所以形成博雜之學的因素，除了藏書豐厚，家族成員在耳濡目染之下，必會培養出對知識價值的認可，進而去追求，前述三人閱覽群籍，就是段氏追求知識的體現，而從現存的文獻而觀，段成式和段公路尤其表現了對知識耽溺的態度。

在《酉陽雜俎》前集卷 8〈黥〉中有如此之敘述：「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在此則中，段成式充分表達了他個人對知識的態度，認為要博識廣聞，以有一物事不知為羞恥。又《酉陽雜俎》前集卷 11 以「廣知」為名，亦彰顯出段成式對於博識廣知的重視。在該篇中特別敘述「胡綜博物」：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眾人莫識的銅匣和白玉如意，胡綜（183-243）卻能說出其來由，故得到「博物」的評價。在同卷中還敘及北魏時袁翻（476-528）在歷城蓮子湖燕集，張伯瑜詢問袁翻為何用蓮子湖的水做血羹不成，袁翻建議他用洛水必成之事，實因蓮花的莖藕能散血之故，讓不知其故的清河王元懌（487-520）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強調了讀書獲取知識的重要。甚至在〈黥〉中將「博知」與「君子」連結，其後雖有儒家對於君子博識的要求背景，但從〈黥〉所記為歷代有關「黥」的知識，顯示了段成式對知識蒐集的態度，和個人對「黥」的興趣，一如在前集卷 20〈肉攬部〉廣搜有關鷹獵的知識，完全與段成式的喜好相應，可見段成式在興趣中追求知識，同時以求知為樂。〈廣知〉所記蓮子湖的故事，已經很清楚地呈現了閱讀在博識廣知培養上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段氏家族的藏書，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續集卷 4〈貶誤〉幾乎可說是段成式的讀書雜記，從中可以一窺其所閱讀的典籍。在〈貶誤〉首則的敘述中，段成式表現了對正確知識的堅持：

小戲中，於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蹇融。予因讀《座右方》，謂之「蹇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為「繆」，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為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於此。

此則敘事頗有〈貶誤〉之序的意味，「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於此。」即表示該篇撰作就在指出一些有關錯誤知識的言論，而他所蓄積足以矯正當時士人的繆誤的憑藉，就是他博覽群籍，典籍是他求證聽聞知識的重要根據，甚至藉之對知識探源求正：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為「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啁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效賢，是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續集卷4〈貶誤〉）

在任李德裕（787-849）幕府時與宴，聽及李德裕談及張九齡（678-740）「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著詞之出處為虞翻（164-233）之文，段成式進而翻閱《虞翻集》證實李德裕所言為是，然而關於這個知識的追究並未終止，段成式任職於集賢院，他有機會閱讀到更多前所未見的書籍，在閱覽到王充（27-97）《論衡》時，他發現了一相關的不同說法。由此充分展現出段成式對知識的掘發興味。在〈貶誤〉中充盈著類似的記載，也開展出段成式大量的閱讀，所匯聚的知識廣博的面相。從〈貶誤〉的記述中，也可以得知段成式對於冷僻深奧的知識，特別有偏好；如對冷僻深奧的知識都熱衷追求，何況一般的知識，段成式的博識自然不在話下。

此一對知識的癖好，也同樣在段公路身上展現。陸希聲在《北戶錄·序》已傳達出段公路長於「仄僻」的知識，因博覽群籍，故多知人所不知者。當然對於中土而言，段公路所遊歷的嶺南就是一陌異之境，其上之風物自屬中土未知的「仄僻」知識，非常符合段公路知識追求的取向，由此也可以理解段公路之所以撰作《北戶錄》的原因。在《北戶錄》的記述中，可以見到段公路在遊歷的見聞中，對於嶺南風物知識的熱切追求，如在卷3〈無名花〉的記述：「廣州之南數百里，

有蔓草生焉。其草吐一葉白華，片大如掌，葉綠色，初夏開翫之，初誤殘花，恬然特異，遍問土人，莫有知者。」段公路發現廣州之南數百里出現的蔓草，並仔細觀察其生態特性，進而遍問當地土人蔓草之名，竟無有知者。段公路見異、觀察、詢問諸舉正是知識追求的過程，最後以「無名」稱之，也是「不知為不知」的求真表現。段公路對知識的渴求態度與段成式如出一轍。

關於段安節對知識的態度，因相關資料的有限，無法明確地掌握，但段安節在《樂府雜錄》的序中陳述，因為見崔令欽（？-？）《教坊記》對唐代音樂的記述未盡完備，所以以一己所聽聞的音樂知識，加以補充，但他仍認為自己淺陋，希望博聞者能夠繼續彌補他的疏漏。後者的說法不免有自謙之意，但段安節的撰作著眼在音樂知識的周詳和補充上，可見他對於知識的態度，而這也正是段成式和段公路對知識所持之立場。

（三）遊歷的經驗

知識的汲取獲得除了來自於書籍之外，遊歷的經驗亦為段氏增廣知識見聞的源由。據目前可以得見的資料，段成式撰作《西陽雜俎》與其遊歷密切相關，根據方南生所編〈段成式年譜〉，可知段成式隨段文昌仕宦而居成都、長安、揚州、荊州各地，自己也曾因父蔭為官，輾轉於京洛之間，以及宦遊浙西、吉州、處州、江州等處，其間也閒居於襄陽，一生遊歷多處。⁴⁶此一經驗，也成為段成式知識見聞的大量來源，而至各地居處，喜愛閱讀的段成式自然會接觸到地方志的記述，同時廣集了來自交遊的見聞。⁴⁷《西陽雜俎》中多見段成式因為遊歷而獲取知識的情形，特別是任職於秘書省和集賢院時得以閱讀平日不易得到的官方藏書，即所謂「頗獲所未見書」，還有來自同官的知識傳聞，如下述兩則：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僇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

⁴⁶ 方南生：〈段成式年譜〉，收入〔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西陽雜俎》，頁305-349

⁴⁷ 《西陽雜俎》分別在〈怪術〉、〈廣知〉、〈語資〉中記述及荊州陟岵寺，陳柏言認為當出於段成式遊於荊州陟岵寺所見所聞，即透過「遊歷」和「交遊」，各地的異聞遂進入《西陽雜俎》的記述。見陳柏言：〈「自我」的博物敘事：論《西陽雜俎》的遊歷、生活世界與歷史情感〉，《清華學報》第52卷第1期（2022年3月），頁9-10。

「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著。」（續集卷4〈貶誤〉）

……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續集卷4〈貶誤〉）

宦官經歷中的交遊聞見，實是《西陽雜俎》所記之重要來源。續集卷5、6的〈寺塔記〉甚至可說是因段成式宦官歷程而完成，在該記的序中，段成式清楚地說明撰作之源起：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丘，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游日記》，多所遺略。乃約一句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眾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於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中，觀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柯古。

即段成式與秘書省和集賢院同事張希復、鄭符（?-?）因遊長安大興善寺，親身遊歷後發現《兩京新記》、《游日記》中對大興善寺所記多所遺略，於是三人有計畫地約定一句遊二街寺，以街東興善寺為首，將二書所未記的內容紀錄下來。顯示出當時三人要完成一完整的長安街寺的遊歷敘事，可惜因會昌三年（843）法難而匆匆結束於慈恩寺之遊。而後段成式輾轉於京洛、安成為官，至大中七年（853）返京，再閱讀與兩位亡友當年遊歷所記，而重新修訂完成。可見〈寺塔記〉就是一部因會昌法難而無法完整呈現長安街寺的殘缺遊記。⁴⁸

⁴⁸ 陳柏言指出〈寺塔記〉序言中，除了提到《游日記》外，還連用了四個「遊」字，表達了對「遊」的強烈意識。同前註，頁27。

除了秘書省和集賢院的為宦經歷帶來博覽和廣聞的機會外，段成式至各地區的遊歷也多採集了當地的傳說，或得自交遊，或得自地方的志記，在《酉陽雜俎》中不勝枚舉。

至於段公路撰作《北戶錄》就是遊歷嶺南的紀錄，可以說是一部記遊之作，陸希聲則於《北戶錄·序》便明言段成式因事南遊五嶺間，因此採集紀錄了當地有異於中夏的風俗制度和奇特的物產，關於段公路的遊歷具體的原因和經歷已不可考，但於《北戶錄》中，段公路偶爾會自述行跡：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獼，有黃緋者，絕大，毛彩般鮮，真謂奇獸。夫獼則狙獼獼之類，其色多傳青白元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族類歟。其獼能伏鼠，多群行，玄者善啼，……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徵，方知當去呼一部鼓吹，豈獨於鼃聲者哉！（卷1〈緋獼〉）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群小兒簇二巨蛇，各長丈餘，一如孔雀尾，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竅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卷1〈紅蛇〉）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因覩崑側有一木五彩，初謂丹青之樹，因命僮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碧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中。麥為蛺蝶，鳥足之葉為胡蝶，皆造化使然，豈虛語歟。（卷1〈蛺蝶枝〉）

根據《北戶錄》的記述，段公路可能去過之地，包括雷、羅、衡、新、勤、春、廉、潘、儋、瀧、端、邕、潮、韶、循、恩、廣、竇、梧、瓊、澄、嚴等州，在遊歷中所觀察到當地風物、風俗，皆視為異於中土的經驗，往往用「南人」、「土人」、「蕃人」來指稱，顯示出異域的特點。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焉，其草吐一葉白華，片大如掌，葉綠色，初夏開翫之，初誤殘花，恬然特異，遍問土人，莫有知者。（卷3〈無名花〉）

指甲花，細白色，絕芳香，今蕃人重之，但未詳其名也，又耶悉弭花、白末莉花，皆波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錢花也。本出國外，大同二年，始來中土。今番禺士女多以彩縷貫花賣之。愚詳末利乃五印度華名，佛書多載之，貫華亦佛事也。又《扶南傳》曰：「頓遜國有區撥花、葉逆花、致祭花、名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為粉，以粉身體。」罽賓國獻供物，頭花丹白相間，香氣遠聞。伽趺畢國獻泥樓鉢羅花，如荷葉缺圓，其花，色碧、葉黃，香聞數十步，皆中國無者。（卷3〈指甲花〉）

段公路記述南方的物產和習俗知識，不僅出於親身見聞觀察，同時引述典籍，擴大相關知識版圖，又往往以北方中土的物產和習俗作為比較，如下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鯢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按《爾雅》曰：「顛鳥似烏鸛而大，黃白雜色，鳴如鶻聲。」《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為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蛩母草，嶺南蛩母木。」此三色異類而同功。《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郝子，南人號曰柁，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為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為蚊子者。」（卷2〈蚊母扇〉）

在陳述遊歷所見之外，段公路在其閱覽的典籍知識庫中，尋索出相關訊息，將其所掌握的知識，「連類引證」作一連結，形成了遊歷和閱覽共同織就的古／今和中／外的知識網路。

相對於段成式 and 段公路的清晰遊歷經歷，段安節則因現存生平資料有限和人生遊歷經驗不多，《樂府雜錄》的撰作與遊歷較無關涉。⁴⁹

⁴⁹ 許智銀指出《樂府雜錄》中記載有不少的地方民間樂曲格調，可能與段安節的經歷有關。見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169。許智銀此說籠統，未確切說明是《樂府雜錄》的哪些內容。又加上現存文獻無法確知段安節的遊歷經歷，此外，記述地方民間音樂，也有可能來自典籍，故對其說持保留態度。

四、「雜學」世其家的具現

在探索了段氏三書在內容和形式所共同呈現的雜學風格以及其成因外，三者間著作的關連性，則可以在撰作題材內容的承繼呼應、博且信的敘述特質、記物以存史的撰作目的等方面具體呈現。

（一）撰作題材內容的承繼呼應

《酉陽雜俎》採分類敘述成書，在內容上可謂無所不包，而被視為百科辭典式的小類書。⁵⁰《樂府雜錄》和《北戶錄》則各有偏重，《樂府雜錄》是以音樂為主的雜記，《北戶錄》專記嶺南的物產，兩部著作內容實可列為《酉陽雜俎》的「樂」和「動植物」等諸類之中，而在著述上也確實出現了相同的題材內容，可以見出家族承傳的直接影響關係。此外，從三部著作的記述內容同樣涉及食物、佛教信仰、異域題材的記述，還可見出段氏家族在撰作題材上的關注焦點。

1. 音樂

《酉陽雜俎》卷6〈樂〉專記音樂的敘事，僅有八則，數量相對其他類別並不為多，其中有三則有關琵琶的紀事，兩則於《樂府雜錄》中亦見相似的記述。

古琵琶用鷓鴣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酉陽雜俎》前集卷6〈樂〉）

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鷓鴣筋作弦，用鐵撥彈之。（《樂府雜錄·琵琶》）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

⁵⁰ 許逸民：〈前言〉，收入〔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1。

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西陽雜俎》前集卷6〈樂〉）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乃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樂府雜錄·琵琶》）

兩書所記或人同事近或人異事近。在《樂府雜錄》中有關樂器「琵琶」的敘事相較於其他的類別內容是最為豐富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著錄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⁵¹《宋史·藝文志》則著錄《琵琶錄》一卷，二者可能為一書，⁵²而且內容多與《樂府雜錄·琵琶》重疊。⁵³可見段成式父子都很重視琵琶這項樂器。而後兩則有關琵琶的敘事中，則提到方響，方響是古代的打擊樂器，《樂府雜錄》在談「樂器」和「樂圖」時都曾述及。

⁵¹〔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2，頁93；〔元〕馬端臨：《新校本文獻通考·經籍考》，卷13，頁330；陳振孫云：「《琵琶故事》一卷，段安節撰。」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4，頁402。

⁵²清代錢熙祚《樂府雜錄·跋》云：「《直齋書錄解題》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晁伯宇《續談助》鈔作《琵琶錄》，實即此書『烏孫公主』數條，殆好事竄取，飾以別名。」見〔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頁246。昌彼得考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著錄的段安節《琵琶故事》，就是《宋史·藝文志》所著錄的《琵琶錄》。見氏著：《說郭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197。李建棟則考證：「唐時只有《樂府雜錄》一書，並無《琵琶錄》與其並稱。至宋，有人將《樂府雜錄》中「琵琶」條輯為《琵琶錄》一書，不明所以者又以《琵琶錄》指代《樂府雜錄》」。見李建棟：〈《樂府雜錄》輯佚〉，《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頁64。

⁵³《類說》卷13引段安節〈琵琶錄〉七則敘事，《說郭》亦見收錄。參見〔宋〕曾慥輯：《類說》（60卷本）（北京：書目文獻社，1988年），卷13，頁230-231；〔元〕陶宗儀等編：《說郭》（120卷本），《說郭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20，頁376-377。《類說》所引《琵琶錄》的內容與《樂府雜錄·琵琶》所記相同。

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墳，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方響〉）

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有似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是。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顯然作為音樂專著的《樂府雜錄》對於「方響」有更為全面而詳細的記述。

除了琵琶和方響之外，《說郛》卷 100 錄有段成式撰《髹漆格》：「髹漆，本名悲漆，胡人以角為之，後乃以箏為首，以竹為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髹漆即今頭管。」⁵⁴《樂府雜錄》樂器部分有列「髹漆」一項，「髹漆者，本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有類於箏。」也可以見出段氏父子在記述樂器上的承繼關係。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段成式與段安節對於琵琶、方響、髹漆等樂器，都有相同的認識和敘述，段安節在撰述《樂府雜錄》時，極有可能參酌了段成式的著述，而其中還有一耐人尋味之處，就是在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中，也見到有關賀懷智和段師彈琵琶的記述：

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淒愴，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殿中，每嘗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俾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取彈之。⁵⁵

在《西陽雜俎》多處言及所得見聞是來自李德裕，《西陽雜俎》記述賀懷智和段師調彈琵琶之事，則可能亦是由李德裕處所聽聞。而《樂府雜錄》在記述時，則四度敘及「朱崖李太尉」，可見在此家族交誼關係習染下，李德裕的知識見聞甚

⁵⁴〔元〕陶宗儀等編：《說郛（120 卷本）》，收入《說郛三種》，卷 100，頁 4601-4602。

⁵⁵〔唐〕李德裕編，丁如明校點：《次柳氏舊聞》，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69。

至經歷，亦成為段安節撰作《樂府雜錄》的題材來源。

至於段公路的《北戶錄》，陸希聲的序述及段公路紀錄了不同於中夏的嶺南歌謠哀樂，昔今輯存的《北戶錄》卻未見，但在卷一〈緋猿〉中描述緋猿的啼聲時言：「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徵，方知當去呼一部鼓吹，豈獨鼉聲者哉！」又在〈蚺蛇牙〉中特別談到「其皮可鞞鼓，今潮州和鱗為之，聲鳴絕與象皮鼓相類。《南越志》云：『開寧縣多吳公，大者皮可鞞鼓。』」都涉及到音樂。段公路記嶺南歌謠，又以音樂喻猿聲，或論及動物皮製鼓和其聲鳴的情形，都顯示他習染段氏音樂素養的特質。

此外，在《西陽雜俎》續集卷 3 的〈支諾臯下〉有一則記述，則提供了認知段氏家族音樂素養的一個側面：

成式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歎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煙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歎，不覺來此。」

文本中女鬼鄭瓊羅因聽段成式三從房叔父的琴聲而感歎，進而夢現吐露冤情，可見段成式三從房叔父善彈琴，或許可由此推斷段氏一家在音樂上的擅長。而在《舊唐書》卷 167〈段文昌傳〉特別記述了段文昌在享薦祖禰影堂，徹祭後，則以音聲歌舞繼之，⁵⁶間接地透露出段文昌在「音聲歌舞」上的喜好，極可能影響了子嗣對音樂的著重和擅長。

2. 動植物

《西陽雜俎》設有前集〈廣動植〉4 卷和續集〈支動〉1 卷、〈支植〉2 卷，

⁵⁶〔後晉〕劉昫等：〈段文昌傳〉：「文昌於荊、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舊唐書》，卷 167，頁 4369。

大量地收錄了天地間造化所產之動植物。《北戶錄》專記嶺南的風物，全書的性質與《酉陽雜俎》更為相近，有學者已指出兩書有二、三十處所記題材是相同的，⁵⁷《北戶錄》今存僅三卷，但竟然為數可觀地與《酉陽雜俎》題材重疊，兩者之間的關係自然是非常密切。目前在《北戶錄》中所敘述的動、植物的種類和內容，多可見於《酉陽雜俎》中，但呈現狀況大致出現以下不同的情形。

首先可以判定直接相關的就是明白標舉某一相同物類者。如《北戶錄》卷 1〈紅蝙蝠〉、卷 2〈水韭〉、卷 3〈睡蓮〉等。

紅蝙蝠 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為紅蝙蝠。」（《酉陽雜俎》續集卷 8〈支動〉）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惟翼脈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與象鼻蟲、蠶珠、蠨蛸、諾龍為比。《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鼉蝨魚，因風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其肉甚美。」《靈芝圖說》：「白蝙蝠，服之壽萬歲。」又《媚藥》載：「嗽金鳥辟寒金，龍子、布穀腳脛骨、鵲腦、砂稂、薺草、荀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闕載乎！又有無風獨搖草，亦生在嶺中，男女帶之相媚。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葉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草。又陳藏器云：「榼子蔓生，取子中仁多食之，主蠱毒，帶於衣，令人有媚，多迷人。子如土瓜無毛，秋熟色赤，形如酒榼也。」（《北戶錄》卷 1〈紅蝙蝠〉）

水韭 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酉陽雜俎》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

生於池塘中，葉似韭，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堪食，不葷而脆，得非龍爪薤乎！《字林》云：「薤，水中野韭也。」又薤，見《字林》，似蒜，生水中。鄭虔云：「薤味辛，生河西，長二尺，塞北山谷間多孝文韭，軍人食之。如渭水源諸葛亮韭，亦諸葛所種也。」酈善長又云：「平樂村五六里，

⁵⁷ 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 324。

至東亭杜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床，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必偃之，方可摘也，如過越不偃而摘者有咎。（《北戶錄》卷2〈水韭〉）

睡蓮 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南海，親見。（《西陽雜俎》前集卷19〈廣動植之四〉）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上，有異浮根菱耳。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而藥，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而復出於水面也。與夢草晝縮入地，遇夜即復出，一何背哉！（《北戶錄》卷3〈睡蓮〉）

由段成式明白指出「紅蝙蝠」、「睡蓮」是出於南方，可以理解形成兩書同記之因由，而從上述諸例可知兩書雖同述一物種，內容也多相近，但非常明顯地，段公路的陳述相對完備，特別是引述了相關典籍記載和人物說法，盡其可能將該物種的知識完整呈現，段成式則較為簡略，若兩者併陳，可以說《北戶錄》所記是《西陽雜俎》的補充。⁵⁸

兩書的題材交涉還有雖為同一物類，但《北戶錄》標示的則是此一物類的相關之物的情形。如《西陽雜俎》前集卷17〈廣動植之二〉的蚺蛇和《北戶錄》卷1〈蚺蛇牙〉，《西陽雜俎》前集卷16〈廣動植之一〉的象和《北戶錄》卷2〈象鼻炙〉，《西陽雜俎》續集卷10〈支植下〉的桄榔樹和《北戶錄》卷2〈桄榔炙〉。雖然標示的物類有整體／局部的差異，但在實際記述時，《北戶錄》也囊括了涉及此一物類的整體。試以《北戶錄》卷1〈蚺蛇牙〉為例。

蚺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麋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便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也，亦如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故《南裔異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瑩，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美，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

⁵⁸ 余欣、鍾無未指出《北戶錄》往往敘述稍詳，且具明所引，而《西陽雜俎》惟直陳其事。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325。

不起。《元和御覽》引《括地志》云：「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愚按古方刮虎牙治犬咬瘡，神效無比，未聞蛇牙有利於人者。……⁵⁹

全篇雖標示「蚺蛇牙」，但卻是從「蚺蛇」說起，包括牠的身長、習性等，而此內容與《酉陽雜俎》所記「蚺蛇 長十丈，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相似，而後才記述有關蚺蛇牙的部分。

《北戶錄》卷2〈象鼻炙〉亦是相同的情況。先介紹循州、雷州產黑象，「黑象牙小而紅，堪為笏裁」再敘述當地土人爭捕食其鼻。其中「古訓云：『象孕子，五歲始生。』」完全與《酉陽雜俎》所記「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相同。而在陳述黑象象牙時，該處也出現了陶貞白言：「凡夏月合藥，亦宜以象牙置邊。」的註解。而《酉陽雜俎》在陳述「象」時一開始就引述「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在該則末也述及「食其肉，令人體重。」說明了象肉可食。

〈桃榔炙〉一則也是以「桃榔炙」為名，卻是介紹桃榔樹：

桃榔莖葉，與波斯棗、古散、椰子、檳榔小異，其木如莎樹皮、櫟木皮，出麵可食。《洛陽伽藍記》云：「昭儀寺有酒樹麵木，得非桃榔乎？」木理有文，堪為握槩局。其心似藤心，為炙滋腴極美，其鬚可為帚，香潤絕勝棗柎。書云：縛唱國納縛伽藍。有佛帚迦奢草作也。郭義恭又云：「醜尉叟可為帚。」陶勝力《集記》說：「烏帚一名豐賢當。」

《酉陽雜俎》的記述則相對簡略：「桃榔樹 古南海縣有桃榔樹，峰頭生葉，有麵，大者出麵百斛。以牛乳噉之，甚美。」介紹桃榔樹時，卻以出麵可食為桃榔樹的特色，實際上就是「桃榔炙」。

而在《北戶錄》中更多與《酉陽雜俎》題材相關者，則是在陳述某一物類時觸及了與《酉陽雜俎》所記的其他物類。如在《北戶錄》卷1〈孔雀媒〉中記述及「姑獲」鳥的部分：

⁵⁹ 此段敘述從「蚺蛇大者」至「則蟠而不起」，實則出自於《水經注》卷37，由此也可見《北戶錄》喜引述他書的特色。

姑獲，《玄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小兒食之。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小兒也。」又云：「衣毛為鳥，脫毛為女人。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去，男子取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兒，得衣亦飛去。」鬼車一名鬼鳥。今猶九首，能入人屋，收魂氣，為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則凶。《荊楚歲時記》：「夜聞之捩狗耳。」言其畏狗也。《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今呼為九頭鳥也。

這一則的內容關涉到《酉陽雜俎》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的「夜行遊女」和「鬼車鳥」兩種鳥類：

夜行遊女 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 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鷖，《帝鵠書》謂之逆鵠，夫子、子夏所見。寶歷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鷖，鵠」是九頭鳥也。

此二則的敘述內容近似《北戶錄》所記，但段成式不稱「姑獲」而稱為「夜行遊女」。

《北戶錄》卷 1〈紅蟹殼〉述及「數丸，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十六鱗耳。」而註解引述《兼名苑》曰：「數丸形似彭蜺，競取土，各作丸，滿三百而潮至。」與《酉陽雜俎》前集卷 17〈廣動植之二〉所記「數丸形似彭蜺，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內容幾乎一致。

《北戶錄》具體指陳了出處。《北戶錄》卷 1〈紅蝙蝠〉述及的「嗽金鳥」、「左行草」，也都見載於《酉陽雜俎》中。

嗽金鳥 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

左行草 使人無情。范陽長貢。（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

又《北戶錄》卷 2〈桃榔炙〉提及波斯棗，《西陽雜俎》前集卷 18〈廣動植之三〉則有一則專門介紹「波斯棗」的記述：「波斯棗 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鑄，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飴，可食。」此外，《北戶錄》卷 2〈睡菜〉一則中引述《神異經》云：「四味木，一名如之何，其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而四味木就是《西陽雜俎》前集卷 18〈廣動植之三〉所陳述的「仙樹」：「仙樹 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北戶錄》卷 3〈鶴子草〉因記述南人的媚草「鶴子草」而引出郭憲（?-220）《洞冥記》所記內容。

郭子橫記「勒畢國獻細鳥，以方赤玉籠盛數頭，形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鳴也。國人以此鳥候日晷，亦曰候日蟲，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帟，或入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

而在《西陽雜俎》前集卷 16〈廣動植之一〉則有「細鳥」一則，內容為就是《北戶錄》引述郭憲《洞冥記》所記大要。

細鳥 漢武時，勒畢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為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此外，《北戶錄》卷2〈薤菜〉中引述陳藏器的說法：「薤菜，味苦平，無毒，主解胡蔓草毒，胡蔓即冶葛也。」《酉陽雜俎》前集卷19〈廣動植之四〉記有「胡蔓草」特別提到它的毒性：

胡蔓草 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白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不死。

《北戶錄》卷3〈無名花〉引述《聘北道里記》所記：「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團團如柏子帳，經過莫有辨者。梁武帝曾遣人圖寫樹形，還都，大體屈盤似龍，因呼為木龍寺。」與《酉陽雜俎》續集卷9〈支植上〉記述「木龍樹 徐之高塚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內容相似。還有《北戶錄》卷3〈指甲花〉一則中提到指甲花和毗尸沙金錢花都是本出外國：「指甲花，細白色，絕芳香，今蕃人重之，未詳其名也 又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皆波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錢花也。」而在《酉陽雜俎》前集卷19〈廣動植之四〉中則見：

毗尸沙花 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

金錢花 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雖分陳於二則，但兩者為同一物，也點出產於外國，在梁大同二年來到中土。又《北戶錄》卷3〈睡蓮〉述及「夢草」，《酉陽雜俎》前集卷19〈廣動植之四〉有專門的介紹。

夢草 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由於《北戶錄》採取「連類引證」的詳備記述策略，致使記某一物類時，往往盡可能納入可以蒐集到的相關知識，所以牽連到的物類甚廣，因而與《酉陽雜俎》所記物類有了交集。兩書同記同一物類者，《北戶錄》對於引述到物類或有所介紹，內容多與《酉陽雜俎》相近，且還更為精確地說明出處。但《北戶錄》僅提及該物類名稱者，其特性就只見於《酉陽雜俎》了。如此一來，便形成了兩者之間可以互相參看的互文性。此外，由於段公路在記述動植物時，盡其可能地「連類引證」，因而意外地牽連起與《酉陽雜俎》非動植物內容題材的關連。如《北戶錄》卷3〈鶴子草〉因鶴子草是南人的媚草，段公路遂述及女子面妝花子之事，特別提到「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⁶⁰而在《酉陽雜俎》前集卷8〈黥〉亦言「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段成式所對於「黥」的關注，也影響及段公路。

兩書在題材上如此密切相關的基礎，可能在於段成式和段公路共有的知識背景，前述《舊唐書》卷167〈段成式傳〉記載段成式：「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家多書史」是指段成式寓居襄陽之時，而段成式在襄陽時，曾從事徐商（？-？），與溫庭筠、溫庭皓（？-868）、余知古（？-？）、韋蟾（？-873）、周繇（841-912）等人往來唱和，詩什及往來簡牘甚多，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管書〉可能影響了《北戶錄》「雞毛筆」的撰述。⁶¹加上在「前言」中已推知段公路和段成式在襄州時有交集，或許可以進一步推論段公路受到段成式撰作影響關鍵時期，就是在段成式退隱於襄陽之際。段公路對知識的癖好，甚至不只是限於廣覽家中藏書，而且還可能得自段成式的言談和著述。⁶²但在共有的知識背景外，段公路因親身遊歷嶺南的聞見，則具有了驗證段成式取自典籍所記的意義。

⁶⁰ 崔龜圖註言：「昭容，儀之孫名婉兒。天后時，忤旨當誅，惜其才，不殺而黥之。」見〔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47。

⁶¹ 余欣、鍾無未指出從段成式是段公路的父輩親眷，以及《北戶錄》與《酉陽雜俎》的關連，其間有家學承襲的可能。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326。

⁶² 余欣、鍾無未認為「段公路所讀家府藏書，段成式亦嘗用心着力。成式寓目既廣，公路踵成其後。嗣後段公路撰著《北戶錄》，凡所徵引，往往也與段成式所見相同，因而有采摭同源的痕迹。甚或段公路的相關知見，可能並不直接來自羣書衆典，而是從段成式的言談、教諭和著述中得來。」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326-327。

3. 食物

在段氏的著作中對於食物的記述，也留下了傳承的印記。這個傳統要上溯自段文昌《食經》，宋人陶穀（903-970）《清異錄》云：「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家有老婢，掌修饈之法，指授女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⁶³明代徐應秋（？-1621）撰《玉芝堂談薈》卷4〈飲食之侈〉言：「段文昌有《鄒平公食憲章》五十卷，孟蜀《食典》一百卷，不知口腹奉養，何以侈汰至此。」⁶⁴又馮夢龍（1574-1646）《古今譚概·食憲章》提及：「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為『食憲章』。」⁶⁵可見段文昌非常講究飲食，甚至還撰成有關食物的專書《食經》一部，很可惜《食經》今已亡佚。在《西陽雜俎》中設了「酒食」一類，記述古今的酒食，特別有一些烹調的介紹，是非常專門而講究的，很明顯地的是受到段文昌的影響，其中還可能保留了段文昌《食經》的一些內容。如下述一則：

書復為記賣字五色餅法，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為鬪釘。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叛法、湯肱法、沙碁法、甘口法。（《西陽雜俎》前集卷7〈酒食〉）

許逸民認為此處的「書」所指就是段文昌的《食經》，⁶⁶因在明代楊慎（1488-1559）《丹鉛摘錄》卷4述及：「《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積，名曰鬪釘。』今人猶云釘果盒，釘春盛足也。俗書作『鬪釘』，非也。今作餽釘。」⁶⁷其中引述《食經》所記內容與《西陽雜俎》所記相同。由此可推論《西陽雜俎》的〈酒食〉所記，多有承襲自段文昌《食經》者。而更

⁶³〔宋〕陶穀：《清異錄》，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05。

⁶⁴〔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176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3年），頁2。

⁶⁵〔明〕馮夢龍：《古今譚概》，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75。

⁶⁶〔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西陽雜俎校箋》，頁602。

⁶⁷〔明〕楊慎：《丹鉛摘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202冊，頁14。

有意思的是，《西陽雜俎》的「雜俎」就是以食物雜陳於俎上，來表達全書廣引典籍知識，為全書命名，復在《西陽雜俎·序》中以各種食物來比擬各類典籍。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淇之奧」，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鶚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⁶⁸

段成式以不同食物為喻，來說明經、史、子的特色，而以「炙鶚羞鼈」野味來比喻小說，彰顯其雖不是正典，也許不為達人君子所喜愛，但也有其存在的價值，就如同「炙鶚羞鼈」也是食物一般。此一以食物滋味來比擬不同的學術典籍，同時證明小說亦不容忽略的表達，竟影響後世諸多撰作小說者，以食物滋味來比擬小說。而作為段成式文友且結為親家的溫庭筠也以「乾膾子」為其小說集命名。

段公路《北戶錄》步其祖父、伯父的後塵，在記南方的物產時，亦多見與食物和烹調方式的相關記載，如卷1〈水母〉和卷2〈象鼻炙〉、〈鵝毛脰〉、〈枕榔炙〉、〈紅鹽〉、〈米麴〉、〈食目〉、〈睡菜〉、〈水韭〉、〈薤菜〉、〈斑皮竹筍〉，以及卷3的〈無核荔枝〉、〈變柑〉、〈山橘子〉、〈橄欖子〉、〈山胡桃〉、〈白楊梅〉、〈偏桃核〉、〈紅梅〉等，幾乎佔據了現存《北戶錄》內容的一半，陸希聲的序，便提到段公路記述了許多異於中土的「飲食」。其中卷2的〈食目〉一則，非常詳細地記載嶺南蔬果的出產和對食物烹煮調味，同時不斷地與中土的出產和烹食比對，並引述典籍的相關記載。

韶州菜有蕪菁，郡人採之為菹，脆而且甘，不失北中味也。愚按顧啟期《婁地記》曰：「薛山者，昔有薛伯道居此山，不知何時人，好稼植。緣海散蕪菁子，今海邊尚有此菜。云『伯道所種。』」又按司馬相如〈凡將篇〉謂為葍菁當門。〈小學篇〉曰：「芴菁。」《會最》又云：「以子江南種，變為菰，菰子黑，蕪菁子紫赤也。」又據南朝食品中，有芥子醬、蘆蔔根，菹菰之類。是江南為菰，驗也。今番禺，唯韶州產蕪菁、林檎、木瓜。勤州出栗子。賓州出梨，梨大如拳，有類浙東成家梨，可蒸而食，乃皮厚肉

⁶⁸〔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西陽雜俎》序〉，《西陽雜俎校箋》，頁1。

硬，又非哀家梨也。《世說》云：「桓南郡玄每見人不快，輒嗔曰：『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不食。』」廣之人食品中，有團油餅、鮓，蟻子醬、老鹹薑、蛤臙。褒牛頭，南人取嫩牛頭火上燂過，復以湯毛去根，再三洗了，加酒豉葱薑煮之，候熟，切如手掌片大，調以蘇膏椒橘之類，都內於瓶瓮中，以泥泥過，燂火重燒，其名曰褒。愚曾於衡州食熊蹯，大約滋味小異而不能及。又按南朝食品中有奧肉法，奧即褒類也。又有脰脂煎消法，啗炙糟肉，範炙純蒸魚，白淪肫法，脂鷄，脂白肉，密純煎魚臉臙，下淡奠有蟬臙。薄夜餅，曼頭餅，雀喘餅，牢丸餅，渾沌餅，夾餅安寒時。糖蟹法，蒸炙牛肱，《經》云：「跳丸炙，皮脯馬腸鹿尾尺炙、筒炙、銜炙法，鹿角菜菹、紫菜菹爛畔。」葛饌，水漉餅，又果奠合子有寒具，百支糒截餅、黃方柏饌。白甘脆赤牒棗、剝棗、胡麻糖、雀頭糖、廉薑、鬼目、蜜檳榔、益智、甘蕉、甘欖、枸緣、楊梅。今瓊崖高潘州以糖煮嫩大腹檳榔，辯州以蜜漬益智子，食之亦甚美。又有都念子，花似紫蜀葵，實如軟棗。《拾遺》云：「甚甘美益人。」隋朝植於西苑中。印度出那核婆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剖之中有十小果，大如鶴卵，更又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又波斯卒果，葉長五六尺，果堪食，狀如人手，樹高丈五，葉堪作食簞。又頻那婆果生樹後，大如八石瓮，味甚甘，食之便醉，九日而蘇。愚又思束皙《餅賦》：「餽臙燭」。顏之推云：「今內國餽臙，以油蘇煮之。」江南謂蒸餅為餽臙，未知何者合古臙。《國語》云：「主孟啗我」。《字林》曰：「臙肴也，音大濫反。」之推又云：「今內國猶言餅臙。」及按《方言》江南有鹿筋臙及臙之類，又韓肉本注出韓國為之，如羹而少汁加酢也。嬖女，《字林》曰：「饋女也，音乃管反。」《證俗音》云：「今謂女嫁後三日餉食為餽女也。」

段公路觀照嶺南食物的眼光，是非常精細而講究的，實與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從其祖父段文昌開始，就關注食物的烹煮，重視飲食的品味。段公路在嶺南的遊歷書寫中，特別注目食物題材，並引經據典地陳述中土食物知識與之參照，實為段公路突出段氏家學的表徵。

段安節《樂府雜錄》看似與飲食最無相關，但在〈俳優〉中敘述及參軍戲有云：「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之言，元娟莉認為「鹹淡」二

字可能為衍，⁶⁹在此是否因重視食物的家風而以食物鹹淡之味來比喻表演，特別是藝人之名為「泉水」、「叔度」皆與水直接或間接有關，而呈現了以食物的鹹淡來比喻音樂表演的特色，就如同段成式以飲食來比喻小說的撰作一般，同為段文昌《食經》對家族著述的影響，這個影響不只是在著作中書寫有關飲食的題材，而更將之抽象化為一種文學藝術的審美意蘊，在小說的領域與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以味來比喻小說和經史詩文關係的說法輝映，⁷⁰進而開展出後世以食物為喻的小說評論觀，而在戲曲表演上的評議則成為首創。⁷¹

4. 佛教信仰

在段氏家族的小說撰作題材內容中，還有一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關於佛教信仰的記述。唐代小說中佛道題材常見，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就同時記有道教神仙和佛教神異的敘事，如前集的〈玉格〉、〈壺史〉記述道教神仙的種種，而〈貝編〉則在記述佛教各類名物典故。都是站在一個較為客觀的立場，去記載佛道的知識。但在續集的〈金剛經鳩異〉擬序的第一則所記。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荊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洎韋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恠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為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

⁶⁹〔唐〕段安節撰，卞炯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頁70。

⁷⁰〔唐〕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植梨桔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馳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文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柳宗元全集》（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頁100-101。李劍國認為段成式的說法是對柳宗元觀點的發揮，不過柳宗元仍以經史為至味，不敢以怪俳之文的野味與之抗衡，而段成式更強調後者。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修訂本）》，頁34。

⁷¹ 許智銀認為段安節對「俳優」表演提出的「鹹淡」說是中國戲曲美學史的首創。見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122-123。

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燭檠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撫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於敘事中特別提到段文昌在西川遭逢劉闢（?-806）之亂，因念《金剛經》而獲得庇佑的神異事件，並言受其父親之命受持講解唐人所著《金剛經靈驗記》，還分別於揚州、荊州、長安等地，聽僧人講解佛經，每日都念經抄錄，進而撫拾搜逸而撰寫了〈金剛經鳩異〉。由此可以看出段成式是以佛教徒的身份撰寫。《西陽雜俎》前集卷 19〈廣動植之四〉記載：「成式常置香爐於枿臺上，每念經，門生以為善徵。」摹寫了段成式念經的情狀，而他的佛教信仰實承自於父親。⁷²而從段成式撰寫〈金剛經鳩異〉，便能理解他在會昌法難後撰寫〈寺塔記〉之由，雖然該記充滿了對故友舊遊的思念，以追憶的方式來記長安的寺宇，但在記述寺宇的建築、畫像，和與同遊者所作的詩歌、聯句中，有許多佛教典故，都顯示了段成式對佛教文化、經典的熟稔。事實上，段成式所撰成著名的〈寂照和尚碑記〉，趙崡（1564-1618）《石墨鐫華》曾評：「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奇。」⁷³葉奕苞（1629-1686）《金石錄補》亦言：「碑文險怪，用內典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⁷⁴可見段成式對佛典精深的認知與運用。在〈寺塔記〉的序中，段成式也在最後表示所完成的〈寺塔記〉是「傳諸釋子」，即他所記錄長安街寺的遊歷，是要流傳給僧徒之輩的。是故在《西陽雜俎》中出現有關佛教的記述，除了作為的客觀知識外，還具有主觀的宗教信仰意涵。

⁷² 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 186。

⁷³ 〔明〕趙崡：《石墨鐫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7。

⁷⁴ 〔清〕葉奕苞：《金石錄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20，頁 186。

段安節《樂府雜錄》和段公路《北戶錄》亦見及對佛教的關注。《樂府雜錄》雖是對音樂的專門記述，但在〈文敘子〉一則中敘述樂工黃米飯將俗講僧吟唱「觀世音菩薩」，譜成「文敘子」的樂曲。

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段成式的〈寺塔記上〉中記載菩提寺時亦言：「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而轉睇。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跡盡矣。」「文敘」即「文淑」，⁷⁵段氏父子皆記載了其人事。而段公路於《北戶錄》中則引述了佛經《佛本行集經》和《浴佛功德經》。

……《本行經》云：「可龍女名尼連茶耶，上太子寶筵提，太子坐之，食乳糜已，擲鉢河中。天帝取歸忉利供養，以立鉢節。」（卷3〈五色藤筵蹄〉）

……按《浴佛功德經》云：「牛頭旃檀芻蕘鬱金龍腦沉麝丁等以為湯，置淨器中，次第浴之。」（卷3〈香皮紙〉）

又《北戶錄》卷3〈指甲花〉云：「今番禹士女，多以彩縷貫花賣之。愚詳末利乃五印度華名，佛書多載之，貫華亦佛事也。」可見他非常熟悉佛教的經典和儀式，殆源於家學之故。⁷⁶

5. 異域

異域的書寫亦是段氏三家小說撰作關注的焦點，尤其是段成式和段公路的著作，《西陽雜俎》中有大量的域外題材，特別見於〈境異〉、〈物異〉、〈諾皋記上〉、〈廣動植〉、〈支諾臯上〉、〈支動〉、〈支植〉等類別之中。其所涉及的遠人異國的記述非常可觀，不勝枚舉，其中包括了西域、新羅、突厥、堅昆、嶺南、西獠諸地，尤以西域為主，段成式記載了許多西域動植物，並詳述其特質

⁷⁵〔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頁143-144。

⁷⁶ 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323

和功能。⁷⁷而《北戶錄》全書是為段公路遊歷嶺南的紀錄，嶺南相對於中土即是異域之地，故所書寫的內容可以視為異域的題材，但博知的段公路不僅以中土的知識與之參照，同時也廣引典籍敘及其他域外的知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卷2〈雞卵卜〉中。

……又《魏略》曰：「高句驪有軍事，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夫餘國亦爾。」又云：「倭國大事，輒灼骨以卜，先令如中州，令龜視拆，占吉凶也。」又《會要》曰：「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每至十月，令巫者賣酒饌詣山中，散麥於空中，大咒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因割其腹，有一穀，來歲必登。若霜雪，必多異災。其俗因之，名為鳥卜。武德中，其女王遣使貢方物也。」

段公路因述及邕州之南的雞卵卜，而引述《魏略》、《會要》等典籍，觸及高句驪、夫餘國、倭國、東女國等海外諸國的占卜。

無獨有偶地，《北戶錄》對於域外記述最多者亦是「西域」。以下試舉諸例以示：

……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尻著樹枝。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死也。（卷1〈蛺蝶枝〉）」

……又拂林國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煬帝欲通之，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金精等物。（卷1〈魚種〉）」

……又供御陀國有青象，皆中夏無也。……《西域記》云：「有一僧行遇羣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臥，引沙門

⁷⁷ 參見康韻梅：〈異物／法術——唐代小說中的西域圖像〉，《清華中文學報》第6期（2011年7月），頁170-203。

手至所苦處，乃竹刺，沙門為拔去之，裂裳與裹。俄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卷2〈象鼻炙〉）

……國初建達國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正黃而蕊紫色；泥婆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醋菜狀似慎火，葉闊而長，味如美酢，絕宜人，味極美。（卷2〈蘿菜〉）

占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疾不殊。《會最》云：「偏桃仁，勃律國尤多，花殷紅色。」郎中解忠順使安西，以蘿蔔插接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又吐谷渾有桃，如一石甕大者。貞觀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錄焉。葉護獻馬乳蒲桃一房，長二尺，子亦稱大，其色紫。康國又獻金銀桃，詔令植於苑圃。（卷3〈偏核桃〉）

……按鄭公虔云：「婆弄迦木，出烏菴國，發地叢生，葉大如掌，花白而細，絕芳香，子如升大，花披之時，人即雕畫瓦罐承花，候其子長滿罐中，即破而取之，文彩彬煥，與畫罐相類，便以獻王，亦猶中國鏤梅，諸國所無也。」（卷3〈紅梅〉）

此外，卷2〈食目〉提到印度那核婆果、波斯卒果、頻伽婆果，以及卷3〈香皮紙〉列舉了大秦所產的迷迭和驃國的艾納等香料。段公路在記敘嶺南特產時，多引述西域相關的物產，涉及到大食國、拂林國、波斯、御陀國、勃律國、吐谷渾、葉護、康國、建達國、泥婆羅國、烏菴國等地，尤饒意味的是於其中多見西域諸國對中土的貢獻，在嶺南／西域的參照敘事中，又形成一西域／中土的參照，與原本全書所具有的嶺南／中土的博物敘事架構相輝映，烘托出段公路在異域書寫上所展現的以中土為認識異域參照基點的核心思維。

至於專記音樂的《樂府雜錄》也涉及了域外的題材，今在「俗樂」的〈俳優〉中出現的「夷部樂」可能是與〈歌〉、〈舞〉、〈俳優〉並列的題目，《說郛》

本即是如此列述。⁷⁸而由「扶南、高麗、高昌、驃國、龜茲、康國、疏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為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為面，其捍撥以象牙為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箏篴、臥箏篴，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若此，皆夷舞也。」所述內容而觀，非常清楚地傳達《樂府雜錄》對域外樂器、樂舞的關注，且列述夷地多以西域諸國為主，事實上唐代樂舞深受西域音樂的影響，故《樂府雜錄》在記述樂部、樂器、樂曲時多涉及到西域的題材，尤以「俗樂」中的〈鼓架部〉、〈龜茲部〉、〈胡部〉、〈舞〉、〈俳優〉為甚，如〈鼓架部〉中所述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槩、觔斗等伎藝；〈龜茲部〉和〈胡部〉從名稱上就標示其西域性質，兩者所用演奏樂器皆以出自西域的箏篴、笛、羯鼓和琵琶為主，又〈龜茲部〉中的〈五方獅子〉戲和〈太平樂〉曲，以及〈胡部〉中的〈婆羅門〉和〈涼州曲〉都是出自西域；〈舞〉中的健舞曲有〈火沃〉、〈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也與西域相關；「樂器」部分所介紹的琵琶、笛、箏篴、羯鼓等，與西域的關連，自不在話下；而在「樂曲」的部分，〈康老子〉一則中敘述了波斯人識出康老子的冰蠶絲錦褥為至寶的故事，解釋此曲又名〈得至寶〉，該敘事實可歸於唐代小說常見的「胡人識寶」之母題。

由以上所述，可知段氏的小說撰作皆注目於異域的書寫，前述段成式和段公路對冷僻深奧知識的興味，以及遊歷經驗，使二人熱衷異域書寫的因由，不難理解，而有關「動植物」題材的討論，已見兩者之間許多的交集。而段安節所關注的唐代音樂本身已融入西域元素，自然反映在其撰作上，當然習染家學之風的因素，也不能排除。

（二）「博且信」的敘述特質

陸希聲在《北戶錄·序》中特別強調段公路「非徒止於所聞見而已，又能連類引證，與奇書異說相參驗，真所謂博而且信者矣。」⁷⁹以「博且信」來形容他的

⁷⁸〔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頁 72-73。

⁷⁹〔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 1。

撰作特色，而此「博且信」的特色也遍見於段氏家族小說的撰作，殆與段氏家族豐富的藏書和對於知識的熱愛密切相關，即基於對知識的渴求態度，致使他們在撰作上極力地追求廣博且信實。

陸希聲所提出的「連類引證」的敘述方式，就是「博且信」風格形塑的重要關鍵，此不為段公路所獨有，實先見於段成式的著作中。《酉陽雜俎》雖為一無奇不有的雜俎之書，所記為以段成式為主的閱覽和見聞紀錄，故或引述典籍，或交代傳聞之所自，或親身驗證，來強調所記的信實，導致全書的實錄特質，而具有建構可信知識的意圖。⁸⁰

段公路《北戶錄》也與《酉陽雜俎》展現了相同的敘事風格，記述遊歷嶺南的聞見，且統合引述相類的事物，並以典籍和他人說法，加以比較驗證，就是一個知識增益和檢驗的連類引證過程，在卷 1 第一則記載〈通犀〉的內容，就充分地彰顯了這樣的特色。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為釵纛。撓藥酒，酒生沫，若貯米飼雞，雞見輒驚散，一呼為駭雞犀。或中蒟箭刺，置於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愚重譯於蕃人，事皆不虛。今廣州有善理犀者，能補白犀，補時以鐵夾定，藥水煮而拍之，膠為一體，製梳掌多作禽魚，隨意匠物，論其妙，至於鑄玉者，方之篋如也。又有裁龜甲或觥蠆，陷黑玳瑁為斑點者，亦以鐵夾煮而用之，為腰帶襯縹子之類，其焙淨真者不及也。玳瑁《切韻》字從玉，《文選》字從蟲，歐陽詢飛白從甲，愚以甲為是。凡玳瑁甲生取者治毒第一，其力不下婆薩石。愚曾取解毒立驗。南人神之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

此則名為「通犀」，段公路在敘述時，首先陳述已知有關通犀之各種特性，然後透過翻譯的方式，得到南方蕃人認可這些知識的無誤，「引證」南方之犀亦具同樣特性，接著再陳述廣州地區的南人如何補白犀，將之製成器物，再由以犀製器物「連類」到以龜甲、玳瑁製作器物。復由玳瑁敘及有關其部首的不同記載，並判斷何者為確，接著申述玳瑁甲治毒的功效，且以親身用之解毒驗證，再由玳瑁甲辟惡「連類」及符拔甲。全篇敘述就是一知識「連類引證」的過程，自然形塑

⁸⁰ 康韻梅：〈《酉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頁 124-135。

出「博且信」的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段公路以「愚」之自稱現身敘事，或經由翻譯、判斷、實驗來驗證知識，在全書中多見他親身加以實驗以求真的敘述。

蛤蚧首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刺蜴、蠃蜒。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或云：「一年一聲。」驗之非也。又有十二時蟲，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背生髻鬣，行疾如箭。《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翫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一云：「其首隨時輒作十二屬形。」乃言之過也。（卷1〈蛤蚧〉）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為南道，多鸚鵡。翠衿丹背，巧解人言，有鳴曲子如喉轉者。但小不及於隴右，每飛則數千百頭。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為「鸚鵡瘡」。愚親驗之。（卷1〈鸚鵡瘡〉）

此外，他還藉由豢養緋猿的經驗，而得知獸亦具仁性。⁸¹段公路與段成式同樣具有實驗的精神，甚至他請陸希聲為他寫序，就是因為陸希聲曾經去過嶺南，可以評判證明他所寫的內容之真實性。即「君以予往年從事嶺南，備覈其實，請予序以為證。」⁸²陸希聲還特別強調了《北戶錄》與一般唐代小說記述鬼神怪異或滑稽詼諧之事，不然就以批評前人為內容，成為悠悠之口以為談資者不同，《北戶錄》所記都是可以被驗證的博物知識。

噫！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詼諧，以為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

⁸¹ 陳柏言認為段公路在記述嶺南風物時，除了基本的觀看和觀察之外，亦通過採集、獵捕、賞翫、品嘗、種植，來檢驗見聞的異物。見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50卷第1期（110年3月），頁37。

⁸² 〔唐〕陸希聲：〈北戶錄序〉，收入〔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頁1。

以為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此蓋博物之一助，豈徒為譚端而已乎！⁸³

陸希聲特別指出段公路《北戶錄》「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的特色，亦是《西陽雜俎》的突出之點。

而段安節《樂府雜錄》就是有系統地建構唐代的音樂知識。在序中，他特別提及是因為《教坊記》對於唐代音樂記事不夠周詳，才以自己所觀所聞的音樂知識撰作，同時他也自覺可能仍有不足，有待對唐代音樂知識掌握更為完備者，加以補充。段安節所表現的一種在撰作上對知識持續追求的「填補」態度，就是對於「博」之要求。而在記述上，段安節也會引述典籍以為參證。如記〈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撿，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雖然與段成式《西陽雜俎》和段公路《北戶錄》比較，段安節《樂府雜錄》所引典籍較少，然《四庫全書總目》還特別指出：「今考其中樂部諸條，與《開元禮》、杜佑《通典》、《唐書·禮樂志》相出入，知非傳聞無稽之談。」⁸⁴肯定全書的徵實性。

段氏家族的小說撰作特色，確實展現了一構成知識資料庫力求「博且信」的敘述風格。除了在題材上呈現了承傳影響關係外，在敘述風格上也顯現了這個特色。

（三）記物以存史的撰作目的

段氏家族在小說著作的題材上鮮明地呈現了承衍的關係，同時也一貫地展示了「博且信」的敘述特色，致使他們的著作傾向於博物敘事，知識含量很高。但細究三人的撰作，則可發現其中具有記物以存史的撰作目的，即以記物為志史。

《西陽雜俎》前集卷1〈忠志〉中有關帝王的事蹟記述重點都側重在與「物」

⁸³ 同前註。

⁸⁴ 〔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卷113，頁972。

相關的敘述。如弓箭、馬、猿、鵲等，但在記述這些「物」的同時，也留下了歷史的痕跡。例如：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廌於坐側，獬廌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襪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襪頭，具奏他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該則以天寶末交趾所貢龍腦，來書寫安史之亂，以「物」為歷史記憶的焦點。⁸⁵另一典型之例見於前集卷 18〈廣動植之三〉。

甘子 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

即使是客觀地記述，但於文末委婉地以甘子不實為災異之徵，指向安史之亂玄宗幸蜀的國難。

又續集中的〈寺塔記〉，表面上是追憶與已逝舊游同遊長安寺廟，具有傷逝的色彩，如序中所言。但其後隱含著段成式對於武宗滅佛的感歎，特別從他身為一佛教徒的立場來看。故於〈寺塔記〉記述慈恩寺時有「初知官將併寺，僧眾草草」之句。而在《西陽雜俎》續集卷 3〈支諾臯下〉有如下之敘述：

⁸⁵ 陳柏言指出此則敘事藉由交趾所貢的「龍腦香」和「康國獬廌」，以及賀懷智「襪頭」等物，感傷玄宗與貴妃的情感，批判戰爭亂離，展開了一個以博物學視角的歷史記憶。陳柏言：〈「自我」的博物敘事：論《西陽雜俎》的遊歷、生活世界與歷史情感〉，頁 20-21。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千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翱等五人為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為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為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為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卻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如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兩則敘事皆於武宗毀佛事著意，前者以每預言皆應於未兆的乞兒嚴七師，每得錢帛都用於修觀，但後來卻告知他人無須再修寺了，預示會昌法難的毀寺之兆。而後者呈現了因武宗迫使僧人還俗，至死仍無法恢復僧人身份的悲哀，可以見出段成式以僧衣為核心的神異事件，記述晚唐佛教遭難的歷史之用心。

段安節值晚唐國事動盪不安，他以自己喜歡的音樂來銘記唐代盛世：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成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慎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去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頽，簞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麤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⁸⁶

由書序可知《樂府雜錄》的撰作是出於國逢亂事，追憶音聲舊事，以圖留存。藉由一己所喜好、擅長，且源於家學的音樂，敘述銘記，以補《教坊記》未盡周詳

⁸⁶〔唐〕段安節撰，元娟莉校注：〈樂府雜錄序〉，《樂府雜錄校注》，頁1。

之處。段安節其著書背景應是黃巢之亂的廣明之變後的歷史時空，《中朝故事》曾述及段安節於昭宗天復年間朱全忠（852-912）入長安出京避亂之事：

文昌孫安節為人厚重，言未嘗虛發。每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人間有此異事。」⁸⁷

由此可見，段安節處於國事更為蝸蟻的晚唐末世，但在其序中所說的「離亂」卻是安史之亂，故在書中亦多記玄宗梨園子弟的亂離故事，如〈歌〉所述許永新和〈笛〉中的李謨等，實出於一種審視唐代歷史發展的目光，凝視在國力和音樂同步由盛而衰的關鍵事件，⁸⁸於《樂府雜錄》記述「樂曲」的部分，特別能夠尋索出全書對唐代歷史的銘記之跡。由隋煬帝東巡不返的〈安公子〉為首；接續為：太宗定中原所乘戰馬於征遼時亡斃而作〈黃驄疊〉；武后朝士人陷冤獄，妻子配入掖庭撰〈離別難〉以寄哀情；唐玄宗為太子時夜半自潞州入長安，平定韋后之亂所寫〈夜半樂〉；唐玄宗自西蜀返，張野狐寫了〈還京樂〉；玄宗駕回至駱谷，令張野狐撰〈雨霖鈴〉。此一系列樂曲的撰作背景，幾乎都是唐朝歷經的重大事件，由隋亡唐興、唐太宗初定中原後征遼、武后竄位、唐玄宗平定韋氏集團、安史之亂唐玄宗入蜀復返京，甚至〈得寶子〉一曲，是因唐玄宗初納太真妃，喜得至寶而制，亦與安史之亂密切相關。雖然在〈序〉中段安節表達出強烈的保存唐代音樂企圖，但更以音樂帶出唐代政治發展的重要事件，洩出他對唐代歷史的關懷，充分體現了段安節記樂以存史的用心。

許智銀曾指出「面對毀寺和離亂，殃及文化失傳，段成式和段安節盡自己力所能及記載了耳聞目睹的各種資料，保存了歷史遺跡。」⁸⁹時代的處境的確致使段成式和段安節展現了鮮明的「存史」意圖，而且不僅於客觀的記述，同時也存有

⁸⁷〔五代〕尉遲偓撰，恒鶴校點：《中朝故事》，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789。

⁸⁸ 關於唐代小說音樂敘事與政治發展的關連。可參看康韻梅：〈對應與共振——唐代小說音樂書寫的兩個面向〉，《政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22年6月），頁235-250。

⁸⁹ 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頁175。

黍離用心的寄寓。段公路亦處於晚唐，在其敘事中並未鮮明地回應時代背景，然他對於嶺南物產的敘述，的確提供了可以讓中土參照的圖像，具有歷史的意義。此外，由於段公路亦採物／事交錯的敘事，尤其喜引典籍為據，故在《北戶錄》中見及前代和當代的歷史之跡，如卷3〈鶴子草〉中記述了武則天（624-705）黥上官婉兒（664-710）之事，以及前述涉及到西域諸國對唐代朝廷的貢獻產物的敘述，然其審視歷史的意味則不及《酉陽雜俎》和《樂府雜錄》。

五、結語

胡應麟對於唐代詩賦撰作呈現家族的集團現象，歸因於科舉考試，至於段氏三家以搜奇記異的博雜筆記小說著述，在文體上實與科舉關連不大，又加上段成式因門蔭授官，段安節與段公路也未參加科舉考試，自然無法將三家的撰作連結至科舉考試，然三人同撰述博雜筆記小說則與「雜學」的家風息息相關。

段成式與其子姪段安節和段公路的小說撰作，出現了不容忽視的雷同現象，如以「雜」命名著作，明白標示了所述具「雜」之特色，並以類分、獮祭的形式，展現博雜的內容，還同採取物／事或融於一書、甚或一則的敘述方式，盡其可能地廣羅相關物、事。三者著作的命名、內容、形式上，共同呈現出「雜學」的撰作特色。而此「雜學」的形成，則源於段氏家族豐富的藏書，拓展了閱讀視野，進而形塑出段氏家族共同的知識基礎，而段氏三人對知識嚴謹熱切的追求，甚至耽溺態度，以及遊歷各地的經驗，憑藉見聞、交遊而獲致廣博的奇聞異事，致使段氏家族孕育出有別於科舉詩文之學的「雜學」。而此「雜學」的家族撰作特色，具體地在三人的小說著作中展現，如在音樂、動植物、食物、佛教信仰、異域等題材上的承襲呼應，和並具廣博且信實的敘述風格，以及共同在博物記述中流露的存史書寫目的。

經由本篇的細索深究，抉發出段氏三人的小說撰作所共同呈現的「雜學」風格圖像，傳達出晚唐小說集務求廣博信實且分類敘述的知識化傾向，以及在客觀記述奇物異事後所蘊藏著對應唐代時事之書寫用心。此外，段氏三人在撰作的上承衍相映的種種跡證，也彰顯出唐代小說撰作的家族集團性面相之一斑，因此而更有助於理解在科舉的因素之外，唐代小說發展的原因實為多元。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李德裕編，丁如明校點：《次柳氏舊聞》，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
- 〔唐〕段公路纂，崔龜圖註：《北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唐〕段安節撰，汧娟莉校注：《樂府雜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
_____，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五代〕尉遲偓撰，恒鶴校點：《中朝故事》，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王堯臣等編次，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王灼撰，羅濟平校點：《碧雞漫志》，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宋〕王應麟編撰：《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 〔宋〕邢昺疏：《爾雅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宋〕陳騭等撰，趙士煒輯考：《中興館閣書目輯考》，收入許逸民、常振國編：《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年。
- 〔宋〕陶穀：《清異錄》，《全宋筆記》，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 〔宋〕曾慥輯：《類說（60 卷本）》，北京：書目文獻社，1988 年。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新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6 年。
- 〔宋〕鄭樵：《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元〕脫脫：《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
- 〔元〕馬端臨：《新校本文獻通考·經籍考》，臺北：新文豐，1986 年。
- 〔元〕陶宗儀等編：《說郛（120 卷本）》，《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
-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 _____：《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
-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 1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3 年。
-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 〔明〕楊慎：《丹鉛摘錄》，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 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3 年。
- 〔明〕趙嘏，〈《石墨鐫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王闓運集解：《爾雅集解》，長沙：岳麓書社，2010 年。
- 〔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葉奕苞：《金石錄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近人論著〕

- 卞孝萱主編：《唐代文學百科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3 年。
- 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118 期，2015 年 2 月，頁 313-336、398-399。
- 李建棟：〈《樂府雜錄》輯佚〉，《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頁 63-66。
- 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 康韻梅：〈《西陽雜俎》的文類與敘事研究——以魯迅的觀點為考察中心〉，《成

大中文學報》第 66 期，2019 年 9 月，頁 117-148。

——：〈對應與共振——唐代小說音樂書寫的兩個面向〉，《政大中文學報》第 37 期，2022 年 6 月，頁 229-274。

——：〈異物／法術——唐代小說中的西域圖像〉，《清華中文學報》第 6 期，2011 年 7 月，頁 165-218。

許智銀：《唐代臨淄段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陳尚君：《貞石詮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年。

陳柏言：〈「自我」的博物敘事：論《西陽雜俎》的遊歷、生活世界與歷史情感〉，《清華學報》第 52 卷第 1 期，2022 年 3 月，頁 1-39。

——：〈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1 年 3 月，頁 19-60。

楊琳：〈從五雜俎詩到雜俎文——談雜俎體詩文的發展過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 年第 4 期，頁 91-93。

The Tradition of Encyclopedic and Mixed Knowledge (*Za xue*): Fiction written by the Duan famil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ang, Yun-Mei*

[Abstract]

Duan Chengshi wrote *Youyang Zazu*, his son Duan Anjie wrote *Yuefu zalu* and his nephew Duan Gonglu wrote *Beihu lu*, forming the Duan family tradition in writing fict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lthough each of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emphasized their own particular specifics, they all showed variety in content and form, which formed the so-called style of “encyclopedic and mixed knowledge” (*za xue*). The reason for its 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of the Duan family, their extensive reading, attitude of indulging in knowledge and traveling experience. The works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Duan family appeared to be in unison on topics such as music, animals and plants, food, Buddhist beliefs, and foreign lands, which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style. In addition, the large scope and the truthful narr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writing revealed in the naturalistic description is al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Duan style, which shows an intellectual tendency in late Tang stories to be extensive, reliable and informativ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intention of using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strange things to comment on the current affair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conveys diverse phenomena as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Keywords: *Youyang zazu*, *Yuefu zalu*, *Beihu lu*, the Duan family, Encyclopedic and mixed knowledge (*za xu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